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

潍坊晚报

2024年1月31日 星期二

值班主任：张媛媛
编辑：石风华
美编：王蓓
校对：刘小宁



赶年集

□仇士鹏

在老家,年集是一场十里八乡的盛会。

那一天,热闹迅速从名词变成动词,从影影绰绰变成浩浩荡荡,让羊肠般的土路不得不使出吃奶的力气吞吐汹涌的人潮。有人在狭小的空地儿见缝插针地摆摊,有人在吆喝和讨价还价声的间隙小心翼翼地挪动,形形色色,推推搡搡……如火如荼的大集就这样在露天的乡土大地上密不透风地赶了千年。

在童年的印象里,年集的味道是甜甜的。

时不时就有卖糖葫芦的老人,把插杆当作旗帜扛在肩头,无声地召唤着四面八方的小孩。山楂裹在金黄的糖浆里,像是人裹在一年的好事里,红光满面的脸颊上泛出微醺的光泽,让我垂涎欲滴。它确实有一种神奇的魔力,不知不觉间就溜到我的手里,顺便挤走兜里一张纸币。有时候,还会碰到卖棉花糖的。那如烟似雾的形态、雪白蓬松的质地和入口即化的口感让我欲罢不能,大口吞下,仿佛把花团锦簇的甜言蜜语也都吞进了肚中,为年后走亲访友做足准备。

最东边,是吹糖人的固定摊点。或是鸡狗马羊,或是悟空八戒,孩子们各种斑斓的想象都能在师傅的手中得到实现。我们围在两侧,看他瞪大了眼睛,鼓起了腮帮,一双手弹钢琴般快速揉捏,圆滚滚的糖浆就生出了牛角,长出了金箍棒,插在木棍上一摇,就勾起了一片崇拜的欢呼声。守在一旁,糖浆浓郁的甜味氤氲不散,看着师傅灵活的巧手,甚至感觉自己的灵魂也在被揉搓、塑型,新年的前景如何,即将在师傅的手中被一一预言。

年集的颜色是红色的。

我喜欢跟在人群中看对联,虽然不懂典故,但一定要装作看得津津有味样子,在或工整或狂放的毛笔字中咂摸对仗与平仄。有人在现场书写,不管毛笔在红纸上是否走出了龙蛇,当他弯腰提笔的时候,就已经在身边的捧场声里和王羲之肩并肩了。地上摆着一沓沓“福”字,各种字体、颜色、花纹应有尽有,人世间所有的福气在这里都能找到模子。

不远处,是卖灯笼的区域,最多的就是红灯笼,如同一片高低错杂的雨林,把眼镜的镜片都染红了。如果它们会悬浮的话,一定能把故乡的天空塞得满满当当,如晚霞般一路延伸到远方的田野上空。灯笼的半面是灿金的四字祝福语,半面则是鲤鱼、牡丹等吉祥图案,下面坠着红色的穗儿,随着风轻轻摆着尾。提一盏灯笼回家,来年走上再远的距离,也不会忘记归乡的路。

年集的声音则是喧腾的。

这时候可没人会在家睡懒觉,挤满一条条街道的声音漫过窗子,涌进每个房间,就连家养的鸡鸭都勾着脖子,叫嚷着,想出去溜达一圈。招呼声、欢笑声、叫卖声、还价声此起彼伏,把灯笼的穗儿拨弄得来回摆动,惹得货架上的铃铛也忍不住唠起了家常。“再买点瓜子,不然看春晚的时候没得嗑了”“给小二子买双虎头鞋,新年就要生龙活虎”“多买点窗花,把‘福’贴在窗子上,福气就到家了”……人声鼎沸,锣鼓喧天,像是一场金戈铁马的大雨落在了湖泊,水花溅得人心神激荡不已;又像是潜藏在鞭炮里的轰隆声要在年集里进行一次试鸣。可偏偏年集越吵,越热闹,越喜庆!

对我这种自小生活在城里的人而言,年集里成群结队、气势汹汹而又理所当然的方言听起来陌生而又熟悉——这是文化基因与地缘血脉的共鸣,压过了二十多年的疏远与隔阂,迅速同化着我的腔调和语气。彼时,字正腔圆竟成了一种惭愧。

一直到现在,每逢过年我都会回老家,去年集里赶上了一遭。在这里,我总能看见乡村最澎湃的激情和最旺盛的生活气息,期待与收获在这里集散,文化与乡愁在这里赓续。关于幸福、和谐与富庶的答案,无需追寻,它们在每一张笑脸上洋溢着、舞动,每一年都在开花结果,每一年的芝麻都比去年的高。我也莫名地觉得,只有赶过年集了,才能真正地跨入新年。



春联里的传承

□陈翠珍

那是一节传统文化课。我问了学生们一个问题,关于文化的传承,他们怎么理解,又是怎么做的?大家讨论很热烈。

欣悦说:“我喜欢背诵唐诗宋词,也喜欢书法,我觉得这就是文化传承。”航呈说:“我喜欢武术,也是文化传承。”温馨说:“我跟奶奶学剪纸,也是吧!”大家都点头称赞,并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这时,林晓举起了手小声说:“我妈妈对我爷爷奶奶特别孝顺,被评为村里的‘孝心模范’,我要向妈妈学习。”我带头鼓掌,说:“你妈妈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榜样。孝老敬亲,必须传承。”

忽然,我发现最前排的史守源一直低着头,我问他要不要起来分享。他站起来,脸红红的,低垂着眼皮说:“老师,我做得不好。”这还是那个活泼开朗的学霸吗?他一反常态的表现反而激发了大家的兴趣,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他身上,等着他开口。

史守源沉吟片刻,好像鼓足了勇气,分享了他的故事。他说,每年春节,家里都要贴春联。小时候,他还认字,爸爸会让他摺着纸,一边写一边念给他听,他印象最深的是“忠厚传家远 诗书继世长”。写完、晾干,他就跟着爸爸用奶奶自己打的糨糊把春联贴上,大门就焕然一新了。家里的春联贴了一年又一年,他也渐渐长大,发现大门上的春联总是那十个字,从来没换过。有一年,他鼓起勇气对爸爸说:“我们换个新春联吧?”爸爸抬头看看他,说:“为什么要换,这春联不好吗?”

那天贴完春联,史守源和同学挨家挨户去抄大门上的春联,发现很多春联都是从集市上买的,红红火火,内容也是精彩纷呈,“福旺财旺运气旺 家兴人兴事业兴”“一年四季行好运 八方财宝进家门”……史守源越读越觉得人家的春联大气。偏偏此时同学问:“你家春联怎么年年都一样啊?”他气鼓鼓地跑回家,拉着爷爷的手说:“爷爷,咱们能不能换换大门口的春联,年年都一样。”没想到爷爷哈哈大笑起来,说:“你爸爸小时候也说过这话。”史守源一脸诧异地看着爷爷倒背着手走了。他在心里暗暗发誓,自己要好好练习书法,总有一天他要写一副自己喜欢的春联,贴在大门上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史守源努力向上,成绩优秀,课余一直学习书法,作品还获得市级比赛一等奖。去年春节,他自告奋勇写大门上的春联,爷爷一口答应了。史守源深吸一口气,蘸墨、运笔,一气呵成。写完,他呆住了。展现在面前的仍是“忠厚传家远 诗书继世长”。爷爷和爸爸都面带微笑地看着他。

听完史守源的故事,课堂安静极了。接着,是经久不息的掌声。

冬日暖阳

□王淑刚

期盼已久的寒假终于拉开帷幕。这两天,丝云不见,碧空如洗,于是带上乒乓球拍杀向体育公园。气温虽较前几日有所回升,但仍寒气逼人,大街上冷冷清清。

到了公园,见一对翁姬在打球,老翁穿一件秋衣,老姬穿一件红色袄,两人面带笑意,推来挡去。早晨的阳光,映在他们脸上,红润而有光泽。

交谈得知,大爷今年78岁,大妈74岁。年轻时,大爷一表人才,英气逼人,但家境寒微,父母早亡,是吃百家饭长大的;大妈的父母都是干部,家境殷实。谈婚论嫁时,大妈主动向大爷表达爱意,大爷婉拒后,背起铺盖卷闯了关东。经过打拼有所成就后,又回到了这座小县城,大爷发现大妈排除万难仍待字闺中等他归来。大爷被感动,最终两人喜结连理。婚后,他们的生活也经受了各种磨难,如今儿子在国外定居,闺女即将退休,生活安逸幸福。

“我年轻时就好打乒乓球,老伴不会打,便跟着我学,从不会拿拍到把球打过网,再到推挡自如,到学会杀球。如今只要没事,我们都会过来活动活动。”大妈很健谈。

“过去生活苦,现在你们可以好好享受一下了。”我羡慕地说。

“是啊,想想以前那叫什么日子!像是做了一场梦。”大妈边打球边说。

“磕磕绊绊就这样一辈子过来了,很不容易。”说这话时,大爷把“很”字拉得老长,似乎占据了他的整个人生。

“你们真会教育孩子,他们都这么成功。”我转移了话题。

“我们从来不惯着他俩,好在他俩都比较争气,如今都有了自己的天地。其实对父母来说,孩子就像小鸟,引了飞,就不属于我们了,真正陪着走到底的,还是老伴。”说话间,大爷走到大妈一侧,去捡拾跑远的乒乓球。阳光照在大爷宽大的脊背上,熠熠生辉。

“我这腿以前受过伤,跑不动了,球稍远些,你大爷就会过去帮我捡回来。”大妈说道。

“你们这么恩爱,肯定没红过脸吧?”我问道。

“哪能呢,从相识到现在,我们没少打嘴官司,但我们有底线,那就是不能谈离婚。”大妈稍一停顿,继续说,“现在想来,人这一辈子,没必要非得‘东风压倒西风,西风压倒东风’,俩人一辈子顺顺和和的就很好,至于其他的,不重要。”

捡回球后,大妈说要回家蒸馒头去,让大爷陪我打一会。大爷说累了,想陪她回家休息。于是,他们穿上外套,走了。

两位老人的一生经历过什么,只有他们知道,数十年相濡以沫,牵手到现在并将继续走下去,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呢?普通人的生活就像熬粥,需要文火去咕嘟,这样熬出来的粥才黏糊、才够味。

今天这轮冬日,真暖!